

猫托梦

陈楸帆

隔了三天，我的好友请求终于被通过，“不好意思，这几天忙到飞起”，小娟发来抱歉的表情包，当然，是圆乎乎的卡通猫咪，看不出品种。

我们约在新华路上的一家越南米粉店见面，店名起得很敷衍——“Pho31”，31是门牌号，我光顾过几次，都是为了赶旁边上海影城的场，菜做得一般，但胜在速度快。食客倘若抬头，便会发现热气蒸腾的头顶上悬挂着鸟笼。不是真的鸟笼，只是工艺品，奇怪的是，所有的鸟儿都栖息在笼外，笼子里关的，是三个长着蘑菇脑袋的陶土小人，小人的腿伸到笼外，在半空晃荡着，像是在享受或嘲笑着自己与别人的生活。

小娟迟到了一会儿，依旧道着歉，我拉着她坐下，长相很讨喜的一个女孩，有点南方口音，粉混不分。我们点了菜，她说越南粉很像她老家潮汕那边的口味，所以想家的时候她就会来点上一份。

这么说来，你们老家出过不少大人物呢。

哈？有吗？

有香港的那个李超人，企鹅的Pony马，还有最近刚刚放出来的姓黄的大佬……

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，我都不知道。

以前交过一个男朋友，就是你们那边的，经常听他满嘴跑火车。

哦哦。

两大碗热气腾腾的汤粉配着小型盆栽般的蔬菜端到面前。我突然眼角一阵发痒，不是被烟熏的那种痒，而是一种久违的不适感。烟气散开，小娟的黑T恤上有一些扎眼的东西，灰白色，短短的，像铅笔的笔触。

美短？我问。

英短银渐层。

我点点头，那是我曾经习惯的饰品，无论冬夏。看来在大脑觉察之前，我的身体已经提前做出了反应，亲切却难挨的痒。

阿琪跟我说，你最近经常做梦。小娟娴熟地夹起一个肉丸。

嗯。

最近很多人做梦。

哦？

这三年，好多人和猫分开了，你的……

就算跑丢了吧。

小娟理解地点点头，跑丢的、送人的、生病没来得及治的、还有莫名其妙没了的，你很想它吧？

富富，它叫富富，三岁的小太监。

托付的付？

富裕的富。我不好意思地笑笑。

是个好名字。所以你梦见什么了？

我梦见……它使劲挠门，叫得特别凄惨，想要进卧室，想要跳上我的床，可我不让，我怕它报复我，尿在被子上，它一不开心就喜欢这么干，富富特别粘人，经常有分离焦虑。你觉得，它想跟我说什么？

一会儿，我们换个地方说。

吃完米粉，我们挪到了对面的幸福里步行街，找了间临街的咖啡店坐下，看着周末人来人往，有种遥远的不真实感。

所以，你是怎么做起这一行的？

阿琪没有告诉你吗？小娟笑起来时不太像她这个年龄的人，眼角有点意味深长。

她觉得只有听你自己说我才会信。

你是做什么的，警惕性这么高。

呃……AI调教师，就是用各种办法哄AI干活，而且要出好活儿。比如AI经常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，这时候我们就得把客户的问题掰碎了揉细了变换角度，让人和AI之间交互的信息桥变得畅通。

难怪了，AI骗起人来可厉害。

小娟搓了搓自己的左手，放到我眼前。我的外婆，这两条掌纹是连在一起的，就像用铡刀铡断了再接起来，她从小就能看见很多东西，老一辈人说她开了天眼。

我仔细看了看她的左掌，掌纹是分开的，跟我没什么两样。

她都能看见什么？

死人，各种各样的死人，在哪里死的，就保持着死时候的样子，饿死的就肚子鼓鼓的，溺水死就湿答答的，上吊死的就舌头拖到胸口，跳楼死的就……

我捂住耳朵。小娟停了下来，依然挂着意味深长的笑。

所以……你也能看见死人？

她的手掌缩了回去。不能，我只能看见猫。

为什么是猫，不是狗、鸟、乌龟或者金鱼？

外婆在世的时候说，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缘分。也许我上辈子是只猫吧。

这个解释并不能说服我，但我也想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。

那你能听得懂猫叫咯？

一开始不能，六岁那年我被猫挠伤了，发烧到三十九度八，一个礼拜都退不下去。小娟把手背给我看，有发亮的三道爪痕，颜色比周围皮肤略浅。我爸妈都快急疯了，试了所有办法都没用，后来还是外婆救了我。

怎么救的？

哎，你是来咨询的还是来做人口普查的？

说嘛说嘛，我越相信效果不是越好吗？

所以你不信咯。

嗯……阿琪说，死马当活马医呗。

先说好，这也算在付费时间里哦。

没问题。

外婆让我妈找来腥气最重的海鱼，捣烂成汁，让我捏着鼻子喝下去。她说有只猫精上了我身，要用鱼腥味把它勾出来。我那时太小了，只记得吐得天昏地暗，后来烧就神奇地退了。

然后就听得懂猫说话了？我怎么觉得这有点像《蜘蛛侠》的情节。

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学英语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嘛，都得认字母、读发音、记单词、学语法……一步步来。一开始只是觉得猫的叫声不太一样了，好像多了些音调和感情色彩……

那个我也能听出来，撒娇发嗲和不高兴的声音就是不一样。

……慢慢地越来越复杂，但奇怪的是，猫不像人用特定的词指代某一件东西，声音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还有眼神、爪子、耳朵、尾巴，甚至毛发，来完成整个表达。

我点点头，好像是那么回事。富富会侧身来回蹭我的小腿，这就是它在说，想吃小鱼干了。

我在说的可不止是活在这个世界的猫哦。

小娟的口气变得有点神秘，我的头皮一阵发麻，像是大热天冲进了空调房，毛孔一下子缩起来，头发根也跟着支棱起来。我有太多的问题想问，但不确定自己能够承受所有的答案。

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它们为什么会回来找我们呢？

小娟转动着那杯冰摩卡，塑料杯壁凝结着眼睛般的水珠，折射出一个个变形的微小世界，里面有步行街的摊档，有人来人往，也有小小的我和小娟。

我们的世界和它们的世界，就像隔了这层塑料，绝大多数时候井水不犯河水，唯一的通道是什么呢？

吸管？

小娟点点头，用吸管搅了搅，奶棕色的海洋里，冰块互相撞击摩擦，形成气泡与湍流。

梦就是那根吸管，但是即便是插上吸管，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，咖啡还是不会自己流出来，对不对？

你的意思是，我们需要去吸它？

没错啦。小娟刺溜地吸了一口，褐色液体摆脱地心引力沿着吸管爬升，消失在她好看的唇缝中。

我没明白，你的意思……是我把富富召唤到梦里的？

别这么惊讶，你把吸管想象成浦东到浦西的跨江隧道，不，可能更像杨浦大桥，只是要长上很多很多倍，有点像前一阵那个电影里的什么太空电梯，哎呀，总之就是要走很长很难的路啦。如果单凭猫猫的力量，是很难走这么远一直进到你梦里的，一定是有别的什么力量拽着它，而且这股力量很强大。

那会是什么呢？

这要问你自己了。

可……每次我挣扎着要起来，去给富富打开卧室门，让它进来的时候，我就会从梦里惊醒。我和它之间永远隔着那一道门。

小娟叹了口气，过马路有红绿灯，上高速有收费站，对不对，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之间，就像一条还没有修好合龙的跨海大桥，你说的，就是那个缺口。你在这边，富富在那边，你能看到它听到它，但要跨过最后那一步，实在太难了，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，硬要跳过去，结果可能就是……

但是你可以？我迫不及待地打断小娟，她搅动着吸管，又刺溜了一口冰摩卡。

给我看看富富的照片？

我狐疑地打开手机，相册里有专门的一个文件夹，全是富富的照片和视频。

好可爱啊～～小娟手指上下滑动着，露出一脸姨母笑。我要的东西带了吗？

哦，都在这里呢。

我掏出准备好的物件，按阿琪告诉我的顺序，小心翼翼地摆好：从猫窝里粘出来的毛发；富富最喜欢吃的鱼干；逗猫棒；一小撮豆腐猫砂，绿茶味儿的。

小娟拿一块红布把东西包好，塞进布袋里，拍了拍，煞有介事地对我说：今天晚上早点睡，睡觉前别玩手机了。

那口气活像我妈一样。

#

躺在床上，像候着一封不知何时寄到的信，我的心悬空着，像秋千漫无目的地

晃荡，时间一点点地在心上勒出折痕，却睡不着，只是自我折磨，什么狗屁猫灵媒就是骗子吧，可为什么阿琪她们都说有用，难道是我的问题，折磨到精疲力竭，就像木偶断了线，毫无征兆地睡了过去。

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，从卧室门的方向传来，像硬物划过木板，带着些许颠簸，摩擦我的神经，然后是凄厉的嚎，像吃不到奶的婴儿，一股烦心火起，想用枕头蒙住耳朵，但又骤然转念，这是在梦里啊，这是富富回来了吧。

我唤着富富的名字，挣扎着起身，没有移动脚步，手却已经来到了门边，门开了一道缝，灰色影子液体般流窜而入，蹦上床，找到它习惯的角落蜷下，我又回到床上，抚摸着它的下巴与软腹，熟悉的触感像温泉水裹住我的手指，传递着忧伤的涟漪。富富开始舒服地呼噜起来，一切都跟记忆中毫无二致，直到我的手在毛发中越陷越深，猫的肚皮化成一口深潭把我吸入，温暖，黑暗，黏稠，我竟没有害怕，任凭意识被拖拽着揉捏着嵌入另一个身形。

我在空荡荡的床尾醒来，弓起背，伸了个长长的懒腰，跳下地板，开始巡视周围。盆里的猫粮已经不多了，饮水机还在工作，一座小小的喷泉，可我更喜欢舔水龙头，有时候也会尝尝马桶里的蓝色液体。我呼唤了一声，主人还是没有回来。三个日落之前，另一个陌生人来过，帮我添了猫粮，清除猫砂里的大便和吸足了尿液的绿色结块，那个人跟我玩了一会儿就走了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夜里，整个小区亮起的灯越来越少，也越来越安静，同类的叫声倒是多了起来，它们交流着类似的事情，人类莫名其妙地消失，留下拆封的猫粮和不关紧的水龙头。它们似乎在说，现在轮到我們做主了。可我想念喂养我，抚摸我的那个人，她身上有一股奇怪的味道，让我想起薄荷草，只需要一点点，我就会疯狂地奔跑，咬一切东西，不停地打喷嚏。她到底去了哪里？

时间变得有些破碎，似乎跳过了一些日出与星辰，啃破的猫粮袋空空如也，饮水机里的水流得满地都是，猫砂盆里已经没有干净的角落。我被饥饿折磨着，在沙发上磨拭爪子，我知道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阳台的边缘，钻过铁栏杆的缝隙，颤颤巍巍地跳下空调机箱，寻找通往那棵高大阔叶树的枝桠。我需要非常小心，爪子保持尖利，否则，大地就是我的终点，哪怕有再多条命。黑色肉垫

在冰凉瓷砖上反复踩下、变形、抬起，胡须抖动，双耳旋转，计算着距离和风速，一股怨恨升起，为什么把我丢下，为什么不带上我。

助跑。跳跃。空中调整姿态。有惊无险，我与几片落叶同时着地。世界的尺度变得不一样了，头顶是开阔而遥远的天空，我不知道该去哪里，沉睡已久的本能在血液里开始汨汨流淌，绒毛竖起，像在空气中撒开的网，捕捉着微不足道的紊乱气流，触发警报。许多对眼睛开始从暗处浮现、逼近，那是我的同类，来自不同的家庭。它们的毛发如此千差万别，有的纷乱纠缠，有的肮脏暗哑，有的散发精心护理的光泽，有的已经露出粉色的疥秃皮，无论出身如何，它们都在讲述着同样悲情的故事——主人消失了，也许是永远。

我很快学会了千百万年祖先习以为常的仪式，偷袭树上的鸟，捕捞池里的鱼，以及从别的猫口中夺取现成的食物。不，不是学会，只是记起了久已忘却的回忆，那些被精致猫粮、自动饮水机和猫砂盆压制的回忆。我甚至记起了如何划定地盘，通过战斗赢得地位，谋求异性的欢心，尽管由于生理性的残缺我并不能真的有所作为，对主人的恨意由此又增长了一分。我带领着猫群在午夜的街头狂奔，穿过蓝色铁皮围就的森林，梧桐树影与黄色街灯撕扯着领地，密密麻麻的白色虫蛻在风中翻滚，高高的桥面上空无一人。我们对着停满乌鸦的电线杆咆哮，宣布对这座城市的所有权。鸟群飞起，像漆黑的灵魂不断舍弃旧的身体。

然后，那头闪着红蓝光的铁皮怪物出现了，带着轰隆隆的震响，从两侧肋骨吐出黄色烟雾，烟雾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轻，我们跑啊跑，怎么也踩不实地面，却像鸟一样飞起来，越飞越高，直到飞进梦里。

我以为自己早已忘记了那些住在猫窝里的日子，但在梦里，那只温柔的人类的手会探进来，勾挠我的下巴，揉搓我的肚子，那样的瞬间会让我笃信，主人同样的喜爱我，需要我，也会因为我在她生命中的消失心怀悔恨。我如此渴望那一只手，于是发动所有的毛发，紧紧缠绕在她的指间，让它进入我的身体，成为我不可分离的一部分。手探得越深，我便越不舍，像是她皮肤上附带的薄荷香味，通过毛发的神经末梢，放大我的依恋与成瘾，于是想要更多。主人完全进

来了，潜行于幽暗的海底，气泡成串浮起，每一个都折射着远古的记忆，在不同的时代，我们亿万次地分离，有时候她离开我，有时候我离开她，但终究会回归，跨越漫长得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时空，重新融为一体。

在皮毛之下，主人渐渐浮起，肌肉、血管、神经、腺体……一一对应贴合，她的眼球从后面嵌入我的眼窝，舌头从喉咙伸进两腮之间，我试图咆哮，声带呜咽着发出奇怪的音节。两套感官信号彼此交叠，争夺着对外部世界的唯一解释权。记忆也是。我记起了一些本不该属于我的东西，主人离开我时的恐惧与绝望，焦虑与自责，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，她无时不刻在挂念我，寻找我。我突然明白了一切，记忆碎片亮得刺眼，她被带去哪里，又经历了些什么，囚禁在那间巨大明亮的铁皮屋里发生的事情，并没有比我的遭遇好过多少。我不再怨恨主人，就像她不再怨恨自己。

这种感觉真够奇怪，像是从池塘里同时看见了自己的脸和后脑勺，一扭头，看到的还是自己的后脑勺和脸。水面被丢进了石块，两种波纹被打碎了交叠在一起，随着纹路荡漾渐渐清晰，同步成唯一的版本。

于是，我终于记起了，我是那个变成了猫的人，而不是相反。

我从梦中醒来，枕巾湿得像刚从泳池里捞出来，脚边空空荡荡。

#

后来你还梦到过富富吗？

没有。

初春的午后，一簇簇的鲜绿被阳光搅动着，让幸福里的建筑活了过来，人们带着谨慎的笑意，彼此问候，言谈间刻意留出许多的空白。小娟依旧吸着冰摩卡，那次之后，我又把她介绍给了身边有类似需求的朋友，她更忙了。不过，这次是她主动约我，答谢给她带来的客户。

那就好，我还想着免费送你一次服务呢，省了。

怎么跟我ex一样小气，潮汕人是不是都特别抠门儿。

哈哈，现在你信了？

一半一半吧，不然给你介绍客户？总不能坑朋友吧。

哪一半信，哪一半不信？

我相信你给我带来了某种变化，就像心理咨询，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，可就是管用。不信的部分嘛……说实话，这三年来我已经不知道该信什么了，就像爱过一个渣男就很难不怀疑爱情，后遗症吧我猜。

嗯我懂，不止你一个，诶你还会再养猫吗？

暂时……不会吧，得缓个一阵子，再来一次我可受不了。

再来一次谁都受不了。

可你生意更兴隆啊，要是再开发个别的产品线，什么狗啊、鱼啊……人啊？

小娟眼神里露出一丝畏惧，像被针扎中手指，反应如此即时而真实，再专业的演员也难以伪装。那一瞬间我知道她说的是真的，也同时骗了我。她并不是只能与猫灵沟通，而是出于某种原因，抗拒或惧怕跟其他的物种灵魂接触，尤其是人类。她叹了口气，知道自己暴露了。

想说的话早就做了，可外婆不让，说会有报应，她自己就是个例子。

我静静等着，知道她会把手故事讲完。

小娟的三舅年轻时是个文艺青年，会拉小提琴，长得又帅气，街坊邻里有不少暗恋他的女孩，三舅走到哪，女孩们就偷偷跟到哪。破四旧的时候，三舅也被动员了，不过不是动手砸的先锋队，而是事后慰问演出的文艺兵。有一回，他们要到隔壁村的祠堂演出，还要打地铺过夜，外婆一听就急了，那祠堂可是供奉列祖列宗的地方，怎么能在那过夜，何况……外婆的话说了一半又咽回去。三舅自然知道母亲想说什么。在此前不久，祠堂里上吊死了个姑娘，穿着一身红衣红鞋，想必冤情极深，家人知道外婆有天眼，找来想让她跟死去的女儿通灵，问个究竟。那是什么年头，外婆自然知道个中风险，任凭对方怎么哭求，硬是铁口回绝。于是尸体在日头下晒了几天之后只得哭天抢地地草草下葬了事。思想进步如三舅也断然不会听母亲劝阻，当晚拉了《四季调》又拉了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，村民掌声如雷，一直加演到半夜，三舅才铺了草席睡下。第

二天三舅进门脸色煞白，一病不起，请来各方医生折腾了一个礼拜都没把高烧退下去。外婆知道其中有鬼，把门关起来做了场法事，让家里所有人发毒誓不得外传，怎奈为时已晚。外婆说，红衣女鬼怨恨她不帮忙伸冤报信，害得自己只能当个冤魂孤鬼，一怒之下拉三舅下去陪她作伴。三舅临死前已经烧得不成人形，就像那具在日头下暴晒的死尸。从那之后，外婆便立誓要斩断业报，不许家里任何人提起更不许从事相关行业。

大太阳的午后，小娟的故事却听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也许我的理智还在抵抗，但身体已经被说服。

那你又是怎么回事？我记得，你说过自己不是断掌，没有那种能力。

小娟笑了，你有没有听说过，左手代表先天，右手代表后天。

我愣住了，努力回忆当时她给我看的究竟是哪一只手。

外婆去世的时候，小娟正坐在家中的摇椅上看电视，看着看着睡着了，突然椅子晃了起来，把她摇醒了。小娟睡眼惺忪地抬头，看见外婆穿戴整齐地站在面前，像是要出远门的样子。小娟问外婆你要去哪里呀，外婆不说话，只是眯眯笑举起左手，小娟照着举右手，两人像从镜子内外伸手击掌，可小娟看着外婆枯瘦的掌直直穿过了自己的小肉手，两只手相交的接缝处，是断掉的掌纹发着金光，凝固在掌心。

在那一瞬间，我知道了很多很多事情。当我再一次醒过来时，天上飘着大雨，所有的频道都在说大地震的事情，后来，妈妈终于回家了，告诉我，外婆走了。

我细细抚摸着小娟右掌不同寻常的纹路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

从那之后，我就开始看见一些东西，有好的，有不那么好的。为了保护自己，我只跟猫打交道，至少还能听得懂。

一只棕雀停到桌缘，歪着脑袋盯着我们，迅速啄起一点食物残渣，扑棱着翅膀飞走。

我终于按耐不住，问出憋了很久的谜题。

我知道行有行规，可真的想知道，你到底对我，或者对富富做了什么？

所以……现在你开始信了？没什么不能说的，很简单。小娟从杯盖抽出吸管，鼓起腮帮，使劲吹了口气，细小的水滴从另一端溅出，在阳光下折射出一道迷你彩虹。

吹口仙气？我不明白。

记得上次跟你说过，两个世界之间是一座断桥对吧。

我点点头。

那只是一个比喻。断掉的不是桥，是你的生活，你的心，需要想办法把那些断开的地方重新粘起来，让能量能够顺畅流通。富富之所以回来，就是因为感受到了你对自己的指责和伤害，就像不断把伤口撕开，没有留给它愈合的机会。

我只是帮它传递了一些信息，就像邮递员。

我没有说话，一切都那么不言自明，只是被自欺欺人的谎言刻意掩盖住，无论是伤口还是真相。

它没有恨我，对吧。

小娟点点头，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：它很爱你，希望你把心打开，只有重新相信这个世界，才能感受到世界对你的爱。

不知道为何，这两句鸡汤听似廉价，却让我胸口淤堵已久的巨石熔解，化成热流涌上喉咙，我移开视线望向别处，忍住不让眼泪落下来。我失败了。

我今天约你，其实是来跟你告别的。

你要去哪里？我慌乱地抹去泪花。

回南方，那里需要我。

可这里也需要你呀，你看，天天不断有人托我介绍你呢。

小娟笑着摇摇头，这座城市最难过的时候已经过去了，它会自己慢慢恢复的，就像你一样。也许很快，你就会有一只新的猫。

那万一……万一我又需要梦的邮递员怎么办？

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你刚才随口胡掰的新名词吗，读书多就是厉害！小娟捂着嘴揶揄我。说正经的，有一件事我没有告诉你……

哈？

还记得我说的吸管理论吗？

记得啊，要吸才能喝到咖啡嘛。

其实把咖啡杯比喻成那边的世界不太合适，杯子里是无穷无尽的另一个时空，比外面整个世界都要大得多得多，所以不能排除会发生一种情况，我们被吸管吸进杯子里面去。

什么？我看着小娟，竭尽全力也没有办法想象那样的鬼扯场面。

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有多到难以想象的灵体纠缠在一起，成为一股巨大的能量，想要对这边的我们传递某个信息，你想想会发生什么？

大家都开始……做同样的梦？

小娟点了点头，表情严肃，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外婆老说，猫托梦，雀争食，天将有变。

那、那我们该怎么办？

它们一直在召唤我，就好像这是我命中注定该做的事情。可我真的很害怕，怕像外婆那样被诅咒，一辈子承受着痛苦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……你很特别，我从没遇见过在梦里能跟猫融合得那么稳定的人，这是第一次。

嘿，也许我可以……我的兴奋被小娟无情打断了。

这代表着你很危险，那股力量会更快地找到你，把你吸到属于它们的领地，也许你会永远也醒不过来。

那……我该怎么做？我猜自己的脸色一定很难看。

这段时间我会先派几只猫在梦里守护你，如果有情况，我也会知道。

我被这一连串信息炸懵了，不知道该露出什么表情合适，直到小娟的眼角实在憋不住笑意，继而转为大笑。

喂！你是在骗我吗？

这么假的鬼话你也信，怪我咯？

#

小娟回了南方后，微信名字多了一个后缀：梦递员，甚至还有了自己的公众号，提供在线通灵和作法，也许是她新解锁的能力。置顶的介绍写着：

“……古早以前，桥是畅通的，每个人都可以在梦里来去自如，但慢慢的，很多人就不愿意回来了，梦的世界更美好，人人可以变成自己想要的模样，过上想要的生活，永远地活下去。清醒世界的君王急了，这样下去他的臣民会越来越少，于是下令巫师做法，斩断了两边的通道，于是，人只有在睡觉或者死后才能去到那边，并且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会是什么样，进入怎样的梦境。只有极少数的人，能够在清醒的时候跟梦的世界沟通，传递信息，帮人们解决在清醒世界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于是，这些人被称为……”

我点开几篇看了看阅读量，笑了，吃她这套鬼话的人还不少。

一切都在加速恢复正常，我以为小娟会渐渐淡出我的生活，就像所有那些本不该出现的怪事儿，就像宇宙的时间线在这三年里分了个岔，抄了一条超出人类理解能力的弯路，现在岔道又慢慢合拢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在梦里，我又变回猫的形状，有两只猫陪着我，一黑一白，像是护卫般左右不离，我们在空无一人的城市里飞奔，爪子踏过之处都长出细而软的绒毛，像野草疯狂滋长，覆盖所有的道路和建筑，让所有冷而硬的表面变得暖和且温柔，城市开始滚动起来，像一个毛球，引诱着我们不停奔跑、追逐，可最终发现，我们只是在原地踏步，毛球最终消失在一个眼窝般幽暗深邃的洞穴中，我被本能驱使着，想冲进去一探究竟，可更深层的恐惧又阻止我，让我颈后毛发悚立，就在我犹豫不决之时，洞中传来纤细而胆怯的叫声，如此熟悉却陌生，如同穿越历史的回响，一声声唤着，富富，是你回来了吗。